

評介一首童話詩

冬也的「風這野孩子」

秋水詩刊第八期，六十四年十月出版

林煥彰

說兒童詩已在國內風行，並不過份；說兒童詩在國內的風行，是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舉辦「兒童文學創作獎」之後的影響，也並不過份；在這之前，國內的詩刊、兒童讀物、國語日報，雖然也或多或少的刊載了一些兒童詩，但並不怎樣引起注意，但現在確有不同了，不僅談論的人多了，寫作的人也不再像以前那麼寥寥幾個。最近，「秋水詩刊」也鄭重其事的開闢了一個「童話詩」的園地，在其極為有限的篇幅裏，每期騰出三至四頁來刊登「童話詩」，使關心「

兒童詩」的人們，感到分外欣喜。尤其他們對「童話詩」的認識和要求，他們說：我們希望得到的是，有活潑的詞藻和鮮明的意象……。在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八期中，他們就選刊了冬也的「風這野孩子」和筆者的「小螞蟥」，而這兩首童話詩都非常符合他們的要求，也就是說，這兩首詩都充份表現了豐富的想像和童話天真的情趣，而且他們所使用的詞藻又是那麼自然活潑，意象又是那麼鮮明突出，真教人看了都喜愛。現在，我們就介紹冬也的「風這野孩子」吧！請注

意它美妙的比喻。全詩如下：

風是一個被大地慣壞了的野孩子，
愛無拘無束的流浪。

高大威嚴的山攔不住他。
廣闊無邊的海阻不住他。

城市是一個迷人的地方。
那兒的房子像積木，
行人像螞蟻，車輛像甲蟲，
五顏六色的廣告牌像一些手在招引。

一轉身風這野孩子便進城了。
他不理會紅綠燈的警告，
他不聽警察伯伯的指揮，
一口氣就衝過了好幾條街，好幾條巷。

他把站得直直的行道樹，
隔得彎下了腰。
他把電線當吉他，
演奏着不成曲調的聲音。

他想找小朋友一道陪他玩，
就把他們的小帽子吹得滿街跑。
他看到店裏面的玩具好漂亮，
便偷偷溜進去瀏覽了一遍。

他跑到了一處街邊的水草攤，
便站在遮陽棚上閃呀閃的，
只聽到一聲巨響，他闖禍了。
嚇得他趕快跑走。

他看到了一幢高大的建築物，
睜着好多好大的眼睛。
他滿懷高興的衝了上去，
誰知那些眼睛都關上了玻璃。

他把幾隻斷線如紙鳶吹上了天。
他搖落了樹上的殘葉如花瓣。
他把討厭的紙屑和灰塵攪得無處藏身。
凡是沒有根的他都邀他們一道去流浪。

我們是一些在雲的走廊上的小雨滴，
有時候也愛和他瘋在一起。

可是我們總不會忘記小朋友說過，
刮風下雨的日子最討厭。

這首「童話詩」真是可愛極了，取材具有現實性，又有普遍性；它是以一羣逗留在「雲的走廊上」的小雨點來敘述「風這野孩子」的一些行徑；風所到之處所引起的事件，貫穿整首詩，而且都合乎兒童好玩的心理，和天真的想法，也許有些近如惡作劇的行徑，在某些強調「兒童文學」必須有正面的教育意義的人眼裏，恐怕會以為不當，但我覺得整首詩的和諧氣氛最爲重要，它才是淨化兒童心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，即使有些惡作劇的事件在其中出現，那也是一種襯托，使原有表現純潔的一面，更具有感染的力量，這才是兒童文學所應予把握的吧！用不着處處以「說教的」正面的口氣來寫，才合乎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的要求。當然，這首詩也仍有一點不盡完美的地方，我以為，那就是把「風」說成一個「流浪兒」，尤

其倒數第二節的最末一行「凡是沒有根的他都邀他們一道去流浪」，還未跳出陳腐的觀念，寫風或雲，不一定要把它們比喻爲無家可歸的，才算抓住事物的習性，其實，他把風擬人化爲一個「野孩子」，這已經足夠的了，儘管再安排它到處搗蛋，迎合兒童好玩的心理也無妨，又何必一定要爲它暗示着必須到處去「流浪」的另一種概念的，不易爲兒童了解的身世呢？

另外，有幾處用字，我以為如能稍加斟酌，當會更好，如：第五節最後一行的「便偷偷溜……」，似可改爲「便大大方方……」較爲符合風的作爲。又如：第六節第二行的「……閃呀閃的」，也沒「蹦蹦跳跳的」，來得生動；同節第四行的「……跑走」的「走」字語氣緩慢，是多餘的，似可刪掉。第八節第一行的「……斷線如紙鳶……」的「如」字可能是「的」字之誤。最後一節第一行「我們是一些……」的「一些」，也沒有「一羣」來得有力。以上所舉，是我的淺見，並不影響它作爲一首可愛的童話詩，特此評介，希望有更多人欣賞。

六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寫